

# 沒事就是最好的事

三軍總醫院 詹博凱

杏林隨筆·沒事就是最好的事

第一次見到弟弟是在老師的夜診，媽媽獨自一人帶著他前來門診，弟弟頭上貼著一個紗布，媽媽急著解釋這是前幾天不小心撞到，跟這次來門診的主要原因並沒有相關。

事實上，弟弟自去年十二月第一次懷疑是因癲癇昏倒後，就一直持續回我們醫院追蹤。

弟弟就讀內湖的某間小學，第一次發作的時候，弟弟正與朋友在球場上打籃球，那是他最喜歡的運動，但癲癇發作後暈倒。根據當時學校的監視器看到了弟弟手腳抖動，但沒有人目擊到整個過程。之後老師發現他倒臥，便將他搖醒，然而嘔吐與頭暈無力的症狀持續，當時便因此來急診求助。

而後來在一月時，也是又在體育課打籃球時發生同樣的狀況，暈倒時還不慎撞到了頭；二月則是在走在走廊發作暈倒，弟弟表示自己也不記得怎麼了，也不記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顫抖。

先前三次的發作，加上腦波檢查有抓到雖短暫但異常的波型，老師認為這可以算是癲癇症狀，但仍不能排除非癲癇所導致的原因，其中也包括心因性造成的昏厥。「我覺得這個個案需要關心，你要不要追蹤？」，我其實沒有特別的想法，便點了點頭，然後出診間拿同意書給阿姨簽。

在診間外，弟弟專注地在玩他手中的魔術方塊，雖然他只會將一面的顏色轉齊，仍一個顏色一個顏色輪流拼湊，似乎已經沒有病歷中所描述過去過動的狀況，可以全心投入眼前的

事物。「我目前和先生是離異的狀態…」阿姨在我問到照顧者的時候不經意的提到，雖然先前我內心就有些猜測，但仍不自覺吞了口水才繼續對話，而我也想起在簽署同意書時，阿姨其實就露出防衛的眼神，似乎對於眼前這個男孩的行為與意圖抱持著懷疑與困惑。

儘管如此，後來的門診追蹤我仍積極地前往關心。

礙於工作的關係，平時都十分忙碌，甚至無法在工作時閱讀手機訊息，也因此阿姨必須確認下一次看診與追蹤的時間是什麼時候，才能安排請假帶弟弟來做檢查。對單親的阿姨而言，要為了一家兩口的生計打拼做考量，弟弟此時疾病的狀況想必對她造成了不少的影響，必須多花很多心思面對，我想三個月內三次的暈倒著實讓阿姨嚇到了，也才因此她會如此積極回診，想要確認弟弟的狀況是真的沒有問題。

看過小兒心臟科醫師後，醫師安排了二十四小時心電圖的檢查，但到了心臟內科辦公室後才得知，這個儀器居然要排隊排到一個月後才能輪到。我所熟知的醫療方便性，此時卻突然變得陌生，原來即便在醫學中心仍有需要排隊的檢查，甚至要排到一個月後，而這對一個憂慮的母親而言，不曉得她會做何感想呢？然而無可奈何地，還是要為了檢查等待，於是再次見到他們，就是一個月後，來到醫院裝儀器，當時是三月底的禮拜五。

那天，弟弟一如往常的調皮，在走廊上跑

跳，其實精神看起來也很好，阿姨不時要嚷嚷才能控制住弟弟調皮的行為。我陪他們走在醫院裡，偶而心裡想著，除了陪伴，我似乎也沒有太多其他的角色，在與他們的關係裡，也因為少少的幾次門診追蹤，也沒有太過深入的了解。四月初清明連假後的門診，阿姨也並沒有主動連繫我，我到了隔周才知道他們已經回診心臟科，心電圖正常沒有問題，弟弟也一切安好健康。

雖然，追蹤弟弟的兩三個月裡，我並沒有看到病程的演進或變化，接觸她的機會也僅限門診短短的時間，而弟弟的狀態穩定，阿姨也不會有特別的問題需要在我們的對話框中詢問，某種程度上，這樣的醫病關係是可以預期的。給我收穫較多的，大概是自己為了想要提供資訊而強迫自己成長，進而去自主學習與瞭解——為什麼癲癇和昏厥要做二十四小時心電圖——這樣才能讓自己在每一次的見面都是有所準備的。另一個學習心得是在陪伴的過程中觀察作為母親的角色，以及疾病如何在她的工作與生活中帶來影響。

「沒有事，就是最好的事了。」後來與老師討論這個個案的時候，老師也像是放下心的微笑著。有前輩說：在臨床，我們最重要的老師就是每位病人，從他們身上，我們不只學習疾病，更學習人們可能會因為疾病被迫改變的生活，與可能發生的困境，還有疾病與病人和家屬的關係，而不論如何，每個病患若都能平平安安地出院，並且不用再回來醫院，對我們和他們而言，或許就是最好的結果吧！✿

